

似水流年

那座有香蕉花的校园

杨怡芬

1986年和1989年间，我在定海一中读书，那时的定海一中，是在东海东路上，可算身处城中最繁华热闹的地段，我们一众学生能安静读书，如今想来，也是很有定力的。

我是住宿生，校园就是家园，纵然隔着近三十年光阴，心里那座校园，依旧历历分明。进了大门，左手是门房，右手是启宇图书馆，馆前有花坛，花坛里有一种香蕉花，初夏季节正是花季，这花开了，期末考试也就近了。这会儿，我搜了一下百度，原来，香蕉花就是含笑花，是南中国的花，长在我们舟山，也是辛苦它了。

再往北走，过了操场，就是教学楼；再往北，就是食堂；隔个装有高低杠等体育器材的小操场，就是寝室楼，西边是男生楼，东边是女生楼；寝室楼后是一排平房，是老师们的宿舍，还有一些生活设施，这些，都是挨着围墙的，墙外隔了条小路是河道，从我们的寝室窗口望出去就是它，傍晚时分，夕阳碎金，波光粼粼。

当时的设施，与现在崭新的昌国路校区比起来，实在是显得又黑又旧，即便是经了记忆的晕染，也还是黑旧模样。

好在我们那时候年轻，青春光芒闪烁，足可照亮那一段岁月。老师们，也是年轻的居多，比如教我们高一物理的吕维老师，也是刚大学毕业，我们能体会她在讲台上的紧张，也能体会到她沉默背后的力量。吕老师话不多，但句句实在，模样和行事，都干脆利落，我们班上的学生都喜欢她。严重偏科的我，大概就是因为对吕维老师的喜爱，强撑着努力学物理，居然学得也不差。

下了课，我们就归寝室老师管。半大孩子，难管啊，只得虎下脸来，郑如玉老师在我们面前，就只能这样“扮相”。现在，郑老

师碰到我们，就总笑着说自己当年对我们好凶。其实，不是凶，是负责。夜自修结束，等我们睡下，郑老师开始查房，其中一项内容是禁止我们在被窝里看书。我睡上铺，有一次，我把自己整个都埋在被窝里，简直都没法呼吸了，再打开手电，可还是被郑老师发现了。郑老师叫着我的名字，说：“我看见你在打手电了。”没办法，只好关了，想着郑老师的近视眼镜八成是带X光的。现在想想，幸亏郑老师管得严，要是纵容我天天打手电看书的话，我的近视眼度数还要高——现在就已经很高了。如此说来，真的是要感谢郑老师的。

临近高考的时候，我一直在纠结是考高中中专呢还是考大学，我的英语学得还算不坏。教英语的周楚君老师很认真地劝我考大学，她说即使不学英文，你考中文啊，将来当记者，找工作的时候，我也会一起帮忙的！虽然，到最后，我还是去考了中专，可是，她这话，我一直记得，心头温暖。还有教历史的张信娣老师，更是我的“贵人”，有一回，她有事去招生办，看到我的档案被压在很下面，她就把它抽了上来。如今入了写作这个行当，不学好历史几乎没有出路，我现在还在补课，近年在认真研读历史书，内心里面，大概也是对张老师致歉吧——我历史学得不好，缺乏对历史纵向线的把握，那我就写历史小说来弥补吧。

时光飞逝，真的是一眨眼的事。人到中年，想到自己的高中岁月，心中只有感谢，谢谢一中和一中的老师们，在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里，你们给我的青春注入了暖意。这暖意，和香蕉花的香气一起，在每一个初夏，复活在记忆里。

心灵隽语

在职校的一年

缪春雷

来舟山职业技术学校工作也快一年了，记得去年8月下旬刚来的时候，内心有喜悦也有忐忑。面对新学校新学生，如何去适应新的环境，如何在开学初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，如何让学生爱上学习是我每天思考的问题。

开学初，感觉职校的学生更需要老师的鼓励和情感关怀。找每一个学生谈话成了我的必修课，同时也有针对性地跟班主任聊天，从而了解学生的家庭和性格特点。在与学生的相处中，不吝啬对孩子的赞扬，哪怕那个闪光点非常非常小，我也要努力挖掘，多给学生一点点鼓励和信心。

第一学期，班级中有一位比较腼腆的男生，数学基础不是很好，经常到办公室来问问题，对于新知识的接受应该属于“慢热型”，性格内向而倔强，不喜欢与同学交流，是那种你若尊重关心他，他必对你温柔以待；你若有一丝的鄙视，不管是无意识的或者是有意意识的，他必奋起“反抗”的个性。所幸的是这位男生有很强烈的上进心，愿意提升自己，作为老师的我，每次除了耐心地为她解答问题外，还不断地鼓励他。慢慢地，他放下了戒备之心，愿意跟我聊一些学习之外的事情。当他的成绩提高到一定程度后，我鼓励他学习上碰到困难时，可以跟同学多讨论交流。其实，我更希望他能融入同龄人中去。但是，他说，不喜欢跟同学讨论问题，还是问老师放心点。好吧，那我就多鼓励你，课堂上多提问你……一年来，

这位学生的成绩稳定了，自信了，性格也柔和了。现在他来办公室问问题的次数少了，即使来也是跟其他同学一起或者问的是大家都不会做的题。上星期，看到他跟班主任一问一答地在交流，神情淡定而柔和，我真心感到开心。

还有一位学生，跟随打工的父母来舟山，聪明而性格暴躁，我是第二学期才关注到他的。好几次，作业都做得不规范，字迹潦草。有一天，我语气平和地问他：“老师在作业本上已经提醒了多次，为什么还不改过来？”他回答我：“因为你好几次在我的作业本上提醒答题要规范，我很烦不开心！”我也忘了怎么做他思想工作的，反正他最后主动跟我说“对不起”。我原以为他已经接受我了，其实不然！上几个星期，下课时，一句最平常不过的话，又“激怒”了他。当然，经我的解释和宽慰，他最终释然了。现在，他每节课认真听讲，作业做得很规范，性格似乎也变了很多，我跟他的交流也轻松多了。

当然，在这一年中也有失败的案例，因材施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虽然有时会抱怨，有时会力不从心；有恨铁不成钢的无奈，也有无计可施的茫然，但更有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欣慰。正如李镇西老师所说“只要师生之间相互信任，嬉笑怒骂皆成教育；只要师生之间彼此依恋，举手投足都是真情”。相信一起努力，我们一定会收获更美的风景。牢记踏实耕耘，静待花开！

生活滋味

又是一年粽香时

张洁琼



傍晚散步时，路过沿街的店铺。有一家卖吃食的店铺门边堆着几摞粽叶，原来又是一年端午要到了。

为了纪念屈原，端午是要吃粽子的。吃粽子当然少不了包粽子。包粽子需要的主要材料相对简单，有粽叶和糯米就可以了。至于要追求口味丰富，馅料的配备就丰俭由人了。

外地的很多粽子是箬竹叶包的。刚包好的粽子，粽叶碧绿逼人。即使在高温下和粽子共同“蒸桑拿浴”很久，也不改其青绿本质。而舟山的粽子多用晒干的毛笋笋壳包裹，这种粽叶呈土黄色，带点黑色的不规则斑点。大地的颜色成为了它的底色，猛吸一口，隐隐有着泥土沉寂的芬芳。点点黑斑，好像是竹笋遽然离地时流淌的泪斑，也似那惊蛰雷声过后春雨温柔的印记。记忆中，曝晒后的粽叶需要被反复洗刷，洗去沾染在笋壳上的尘土后，浸泡在清水之中，使其柔软待用。这大多是主妇的活，需要细致和耐心。

略显圆润的糯米需要水的润泽。至于浸泡多久，各家有各家的经验和诀窍。舟山人家多是习惯包碱水粽的。浸泡完成的糯米沥干后需要加入碱水。碱水能吸收糯米的水分，使其变得绵软黏弹又有嚼劲。现多用超市买的食用碱，但旧时草木灰水做成的碱水粽更有一股植物的本原清香，透着古朴的味道。碱水加入的多少则需要主妇们的老到经验。碱水放少了，粽子就会寡淡无味，像过夜冷饭；碱水放多了，粽子就会苦涩难吃。碱水要不多不少，不偏不倚，刚刚好，才能做出粽子的好味道。看来小小的粽子上也有着生活大大的哲学。

比起这种没有馅料的碱水“淡粽”，我更喜欢吃蜜枣粽。其实无非是在“淡粽”的基础上加入一颗蜜枣。这颗蜜枣何时加入有着很大的随机性。有些性急的主妇在倒了一小撮糯米后就塞了一颗蜜枣，有些主妇则慢悠悠地等糯米过半后嵌入一颗蜜枣。就像我们的人生，谁也不知道命运给予我们的那颗蜜枣会在哪一刻随机出现。扎粽子的线绳不须另找，撕下笋壳的边成丝条，这就是最好的线绳。包好的粽子用柴火灶台蒸煮味道最佳。只有草木最懂草木的心，柴火蒸煮才能激发粽子的芬芳和鲜甜滋味。

小时，每逢端午前后，我常会趴在外婆老家的灶台前等着粽子开锅的那一刻。一开锅，在水汽氤氲间，我就急吼吼地拣上一只蜜枣粽。我不喜欢把粽叶剥个精光，当整个粽子毫无保留地袒露在面前时，我能轻易找到那颗蜜枣，顿觉索然无味。我更喜欢拨开一边粽叶，露出一小口粽子，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咬，期待着下一口能咬到我垂涎已久的那颗蜜枣。要是偶然碰上咬到两颗蜜枣，那足以高兴上一天。这种吃粽子的过程，让小时的我心生愉悦。长大后，我才慢慢领悟：命运给予平淡生活的这一颗蜜枣，在漫长枯燥的等待中，就足以让人满怀期待，满心欢喜。咬到这颗蜜枣甘甜的刹那，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得到了和解和补偿。

又是一年粽香时，岛城的快递站里已经有了碱水粽的包裹。一个个装满碱水粽的包裹就像一封封无字的家书，将跨越山海，慰藉因节日而勾连起乡思的漂泊游子。那些升起的故园情思将被记忆中的粽香抚平，那些泛起的乡愁涟漪将因一只只“窃实”的碱水粽入胃而得以消散。东坡有词云“粽叶香飘十里”，其实飘香的又何止是十里呢？